

北斗丛书



WAN QING XIAO SHUO SHI

晚清小说史

阿英
A YING

北斗丛书



WAN QING XIAO SHUO SHI

晚清小说史

阿英

A Y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小说史 / 阿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

(北斗丛书)

ISBN 978-7-5399-3051-0

I.晚... II.阿... III.小说史—中国—清后期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872 号

书 名 晚清小说史

著 者 阿 英

责任编辑 朱建华

责任校对 榴 莲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12.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051-0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第一章 晚清小说的繁荣	(1)
晚清小说统计 繁荣的原因 小说杂志 小说理论 小说 丛话 几种特征 形式与内容 作家的思想倾向 总的 评价	
第二章 晚清社会概观(上)	(8)
一般所谓晚清代表作 李伯元及其《文明小史》 吴趼人及 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东亚病夫及其《孽海花》 刘鹗 及其《老残游记》	
第三章 晚清社会概观(下)	(30)
蘧园《负曝闲谈》 旅生《痴人说梦记》 八宝王郎《冷眼观》 吴趼人《上海游骖录》 总写晚清社会的其他小说	
第四章 庚子事变的反映	(44)
《黄帝魂》与义和团 忧患余生《邻女语》 吴趼人《恨海》和 《新石头记》 林纾《京华碧血录》 艮庐居士《救劫传》	
第五章 反华工禁约运动	(53)
何谓华工禁约 佚名《苦社会》 中国凉血人《拒约奇谭》 碧荷馆主人《黄金世界》 吴趼人与华工禁约运动 他的小说 《劫余灰》和《人镜学社鬼哭传》	

第六章 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 (65)

写商人小说之少 姬文《市声》 大桥式羽《胡雪岩外传》

吴趼人《发财秘诀》 云间天贲生《商界现形记》

第七章 立宪运动两面观 (76)

立宪运动的两面 梁启超及其《新中国未来记》 春帆《未

来世界》 佚名《宪之魂》 吴趼人《立宪万岁》 李伯元笔

下之康(有为)、梁(启超) 黄小配《大马扁》 佚名《新党升

官发财记》 浪荡男儿《上海之维新党》 藤谷古香《轰

天雷》

第八章 种族革命运动 (90)

晚清小说最发展的一环 震旦女士《自由结婚》 冷情女史

《洗耻记》 陈天华《狮子吼》 怀仁《卢梭魂》 静观子《六

月霜》 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

第九章 妇女解放问题 (106)

妇女解放的作品 顾瑛《黄绣球》 思绮斋《女子权》 静观

自得斋主人《中国之女铜像》《惨女界》与《闺中剑》 关于

妇女的谴责小说

第十章 反迷信运动 (118)

《绣像小说》与反迷信运动 壮者《扫迷帚》 嘿生《玉佛缘》

吴趼人《瞎骗奇闻》 李伯元《醒世缘》 遁庐《当头棒》、

《天足引》与《黑籍冤魂》

第十一章 官僚生活的暴露 (129)

李伯元《官场现形记》 黄小配《宦海升沉录》 张春帆《宦

海》 李伯元《活地狱》 新中国之废物《刺客谈》

第十二章 讲史与公案····· (150)

晚清的讲史 吴趼人历史小说论 吴趼人的《痛史》、《两晋演义》、《云南野乘》与《九命奇冤》 李亮丞《热血痕》 沁梅子《精禽填海记》 痛哭生第二《仇史》 观我斋主人《鸚粟花》及其他讲史公案小说

第十三章 晚清小说之末流····· (172)

吴语小说 李伯元《海天鸿雪记》 嫖界指南书 写情小说 吴趼人《恨海》、《劫余灰》 鸳鸯蝴蝶小说的初生 拟旧小说 吴趼人《新石头记》

第十四章 翻译小说····· (184)

翻译小说与晚清创作 翻译的理论与方法 林纾及其译作 吴涛与俄罗斯名著 其他各国文学的翻译 译作的几种主要倾向 翻译小说与黑幕小说 直译小说之始

跋····· (194)

第一章 晚清小说的繁荣

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所产生的小说,究竟有多少种,始终没有很精确的统计。书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一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约一百二十种,出版期最迟是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杂志《小说林》所刊东海觉我《丁未年(一九〇七)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就一年著译统计,有一百二十余种。《东西学书录》(一八九九)只收三种,《译书经眼录》(一九〇五)较多,然亦不过三十种。梁启超《西学书目》(一八九七)不收小说,《新学书目提要》(通雅书局,一九〇三)只存文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平图书馆,一九三三)所收创作,亦只与《译书经眼录》数量相等。实则当时成册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

造成这空前繁荣局面,在事实上有些怎样的原因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所以在当时,不仅新闻纸竞载小说,专刊小说的杂志,也就应运而生。最早的一种,是梁启超办的《新小说》。始刊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共行两卷。所载小说,有梁氏自作之《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电术奇谈》等。继有李伯元主编之《绣像小说》(一九〇三)半月刊,共行七十二期。李之《文明小史》、《活地狱》,刘鹗《老残游记》,皆系发表于此。李伯元故后,吴趼人创《月月小说》(一九〇六),行二十四期,自著有《两晋演义》、《劫余灰》等。《小说林》出最晚(一九〇七),行十二期,载有曾孟朴之《孽海花》。这是主要的几种。此外则有《新新小说》、《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社报》各种。此起彼伏,或同时并刊,亦足见繁荣景象。

对小说的重要性,获得进一步理解,始于天津《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该报创刊,严复与夏穗卿合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万余言,是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后来虽有《国闻报汇编》(一九〇三)行世,此文未收,遂不传。以后才有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八九八)、《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九〇二),后者载在《新小说》的创刊号,影响最大。此文从社会的意义上,说明小说的重要性,一开始就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他的理由,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

以改变一代的社会。“大圣鸿哲数万言淳诲之而不足者”，小说“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相反的是，一二部好的小说，其对于社会人心影响，远胜于千百部“大圣鸿哲”的书。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后此作者遂多，主要的有：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楚卿：《新小说》)

《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松岑：《新小说》)

《小说原理》(夏穗卿：《绣像小说》)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天僊生：《月月小说》)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天僊生：《月月小说》)

《余之小说观》(觉我：《小说林》)

然其内容，仍不外“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阐明。稍具新意的，只有天僊生的理解。他指出中国小说写作的动机不外三种，愤政治之压制不得不作，痛社会之混浊不得不作，哀婚姻之不自由不得不作。这些小说，“皆贤人君子，穷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言者，则姑婉笃诡譎以言之。”同时他对于创作与翻译，亦提出具体的主张：“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在这准则下写作，才能有更大效果。又有陆君亮《月月小说发刊词》，以四千言叙述中国小说之史的发展，其观点也是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出发。

当时有《小说丛话》，亦始自《新小说》。是应用当时的理论，以评述旧小说之作，时有新颖理解。初刊时，梁启超曾为之序，称为“中国前此未有之作”。如说《桃花扇》为民族主义作品，以社会生活考察的态度，研究《金瓶梅》、《红楼梦》，可以代表进步的倾向。其间最突出的，

如说《水浒传》是提倡民主、民权之作,《聊斋》是排满的书等等。最有史料价值的,是黄摩西《小说小语》《小说林》,其中关于旧小说的著录,有很多不易见到的书,鲁迅全部的收进了《小说旧闻钞》。

因此,晚清的小说,遂有了几个特征。第一,充分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情况,广泛的从各方面刻划出社会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作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抨击。这也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谴责”。《史略》云: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愆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按清廷自鸦片战争(一八四〇)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官吏贪污媚外,无所不至,早现崩溃之象。而英法两军入北京(一八六〇)以后,又连割土地(一八六一),开让商埠(一八七六)。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法取安南,据台湾,侵福建(一八八五)。稍定,又有中东之战(一八九四),于是日割台湾(一八九五),德侵胶州(一八九七)。清室至此,国几不国。教民借外人势力,复横行国内,于是有义和团之变(一八九九)。结果卒至赔款四百五十兆(一九〇一)了事。返京以后,骄奢淫逸,一如曩时,广兴土木,重建宫殿。丧权辱国,苛敛暴政,小民愤慨,自不待言。于是在小说方面,亦从事笔

伐,当时作者,几于人有所作。故此类小说,在全数量中,所占至少在百分九十以上。第三,是大家既知清室不可与图治,提倡维新爱国,因此也有许多人,利用小说形式,从事新思想新学识灌输,作启蒙运动。把高深学理,深入浅出,用少许结构,以对话叙述方式出之,惟由于技术贫乏,成功的也寥寥无几。第四,是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所刊载作品,几无不与社会有关。直至吴趼人创“写情小说”,此类作品始复抬头,为后来鸳鸯蝴蝶派小说开了先路。

胡适论晚清小说,认为“都是学《儒林外史》”。因为《儒林外史》写作方法最好,“一来呢,这是一种创体,可以作批评社会的一种绝好工具。二来呢,《儒林外史》用的语言是长江流域的官话,最普通最适用。三来呢,《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这也就是《中国小说史略》说的:“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

这种形式,是晚清谴责小说最普遍采用的。但其原因,说是学《儒林外史》,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断。第一,还不能不把原因归到新闻事业上。那时固然还没有所谓适应于新闻纸连续发表的“新闻文学”,而事实却已经开始有了这种要求。为着适应于时间间断的报纸杂志读者,不得不采用或产生这一种形式,这是由于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第二,是为繁复的题材与复杂的生活内容所决定,不是过去的形式所能容纳下的。第三,才是《儒林外史》写作

方法的继续发展。因为在描写多样的事件,与繁复的生活一点上,《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是有着共通性的。谴责小说所以然普遍的采用这种形式,不是单纯的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因此,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虽煞费苦心,也只能用一根九死一生的线,把繁复的人物与事实串起。

还有些小说采用西洋小说的写作技法。不过这一类小说,在那时还不很多。而且除吴趼人《九命奇冤》很少几部外,也没有什么成就。这当然由于还不能十分理解这种形式应如何运用。其次,当时作家,不肯用很熟练的语体文写作,有的虽用语体,修养上又不够。也有一部分作品,仍然采用着纯粹旧小说形式。不过无论是采用怎样的形式,大部分作品,都曾直接、间接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那是很显然的。

从作品里所反映的作家思想也极复杂,正体现了那样复杂的、动乱的社会。有极其顽固的守旧党,拥护皇室,拥护封建社会,对新的或比较新的人,嘲笑谩骂,无所不至。有极进步的反对满族统治,反对立宪,主张种族革命的新人,他们在作品里热烈的、感愤的,把革命的思想尽量宣传。又有既要顾君权又要顾民权,实际上还是替君权打算的立宪党,在作品里宣传君主立宪的好处。有些知识分子,不提倡保皇也不倡导革命,只从事反迷信、反缠足、反吸食鸦片等等,认为只有从这些地方下手,才是真正的救国办法。有的却由于一班投机分子胡乱的行为,对一切感到幻灭,政府不好,维新党不好,革命党也不好。有提倡科学的作品,也有发挥玄学的,而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更有科玄很矛盾并栖着的作品。当然也有对政治社会毫不关心,只会讲嫖经说爱情的人。形形色色,充分的表现了一种过渡期的现象。但几乎是全部的作家,除掉那极少数顽固的而外,是有着共通的地方,即是认为除掉

兴办男女学校,创实业,反一切迷信习俗,和反官僚,反帝国主义,实无其他根本救国之道。

这是晚清小说发展的总形势。鲁迅谓其“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虽极中肯,然亦非全面论断。晚清小说诚有此种缺点,然亦自有其发展。如受西洋小说及新闻杂志体例影响而产生新的形式,受科学影响而产生新的描写,强调社会生活以反对才子佳人倾向,意识的用小说作为武器,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社会恶现象,有意无意的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无一不导中国小说走向新的道路,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同样是不应忽略的。

第二章 晚清社会概观(上)

在文学史或小说史里,论到晚清的小说,经常都是举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铁云《老残游记》、曾孟朴《孽海花》。没有论到《孽海花》的,只有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所以然以这几部为代表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各书在艺术上的成功,更主要的,还是全面的反映了晚清的社会。不过,就表现一个变革的动乱时代说,李伯元的小说,如其举《官场现形记》,是不如举《文明小史》更为恰当的。《官场现形记》虽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是不如《文明小史》写得更广泛、更清晰。以下,先从这四部书,来开始对晚清小说的探讨。

李伯元,名宝嘉,别署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少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累举不第,乃到上海办《指南报》。以后又办《游戏报》、《繁华报》。最后数年,主编《绣像小说》。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以瘵卒。生平著小说很多,以《官场现形记》六十回最为有名。此外则有《文明小史》六十回,《中国现在记》十二回,《活地狱》四十二回,《海天鸿雪记》二十回,《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其他因用笔名,不可考者尚多。吴趼人曾替他作传。他的《文明小史》,在晚清是一部出色的小说,现在

已经绝版。大概因为难于访求的原故,《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只用很少几个字带过,《中国小说史略》一样的止于提到。实则,不研究这一时期的小说则已,否则,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一部书都是非论到不可的。

何以如此的强调《文明小史》呢?原因有几点。首先就是这一部书,是全面的反映了中国维新运动期的那个时代,从维新党一直到守旧党,从官宪一直到人民,从内政一直到外交。所描写的地带,不是某一个省或者某一个镇,而是可以代表中国的各个地方,从湖南写到湖北,从湖北写到吴江,从吴江到苏州,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浙江,到北京,到山东,由山东回到南京,更从南京发展到安徽、香港、日本、美洲,然后回到南北两京。全书所涉及的地域如此广阔,而每一个地方,除日、美外,全部都写的是维新运动期间的事。

其次,就是《文明小史》这部书,不用固定的主人公,而是用流动的,不断替换的许许多多的人物作了干线。可是并不怎样感到涣散,因为人物虽然换过,但人物的思想情绪,却没有多少差异,仍然是密切的具有着联系性。这种写作方法,创始者不是李伯元,但他的发展的应用,是得到了许多新的成就的。

由于李伯元自己的思想主张关系,这部书的描写,有许多失实与夸张的所在,但他也获得了不少的成功。特殊是写湖南的十多回,是全书最精彩,也是作者笔力最酣畅,最足以表现创作力的高强的部分。写人物的性格,写群众的活动,写官僚的媚外,写豪绅的作恶,真如旧话所谓“极尽绘色绘声之妙”。出现于这部书里的人物,一般的说,虽止于官僚、维新党、帝国主义三方面,但各有其性格,各有其特色,各有其不同的活动。至于全书采用讽刺与幽默的笔调,也可算是一种特长。

这部小说,最初发表在《绣像小说》上,到丙午年(一九〇六),由商务印成单行本,但已不书作者名字,逐回的插图也没有收进。共六十回,约当四十万字光景,书前有楔子一篇,说明写作此书主旨。

作者是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正是黑暗和光明的交替处,是动乱的时代。他对于这期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是不满意的,但他相信这是过渡期的必然。他把这些事无情的揭露出来,希望能为改进的一助。

李伯元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在第一回书里,特地写了在全书里仅仅一现的影子,那位饱学的姚士广姚老先生,代表他自己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他是一个温情主义者,他主张“潜移默化”。他主张维新,但他反对采用激烈的手段。对于种族革命,他和吴趼人一样的,采取了反对的态度。

全书的内容,因为这里所叙述的,不是整然的有体系的故事,要想简略的加以说明,事实上是很难能的。一般的讲,里面所涉及到的,在官僚方面,主要的是他们对于外国官员、商人、教士们的畏惧、屈服、献媚。对于维新运动方面,有的是真诚的提倡新学,有的只是投机,有的碍于上峰的命令不得不敷衍塞责,有的却是阳奉阴违,对新党加以迫害。对人民,照例是高压、剥削、横征暴敛,或者欲加之罪,便陷以叛乱的罪名等等。在洋人一方面,写他们横行、要挟、袒护教民、任意索取被拘的囚徒、任意勒索赔款,以及士兵的醉酒伤人、调笑妇女。在维新党方面,所写的大都是些投机,不识之无,假借几个新名词以招摇撞骗,希图升官发财的人。此外,也还杂以其他的事件和角色,如兴办实业,开立书局,编译新书,知识

分子的无耻,和应有尽有的一些官场普通的黑幕。

这里只就最初十二回所叙述的湖南永顺的事件来说一说。李伯元首先为读者介绍了永顺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永顺僻处边陲,所以那里的民风,一直还是朴陋相安……只因这个地方,山多于水,四面冈峦回伏,佳气葱茏,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处山凹之中,倚树为村,临流结舍,耕田凿井,不识不知,正合了《大学》上‘乐其乐而利其利’的一句话。”然后,他开始说在这里所发生的故事。

那时正是首府举行武考,刚考到一半的时候,适值省里派了洋人,来勘察矿山,住在饭店里,一个洋磁的杯子被打碎了。地保听到这件事,认为是不得了的案子,马上报告首府柳继贤,首府大惊失色:打碎了景德镇都做不出来的外国人的杯子,这还了得!立刻押下地保,抓到店小二,停止将结束的武考,找到首县,马上同去饭店拜访洋人,卑躬屈膝,无所不至。虽晤面的时候,不曾谈到洋磁茶杯,府县均担心万状,不知此番交涉,将来如何是了。

首府一直不敢举行考试,声言洋人一日不去,本府一日不得安心,哪有心绪监考?却想不到考生对此深致不满,又怕洋人勘矿并采,坏了永顺一县的风水,掘掉他们的祖坟。便在一个举人的领导之下,开了明伦堂,聚众去打外国人,打首府,并逼商人闭了市。李伯元在这里叙述头绪纷繁的当日情景,极见生色:

柳知府正在为难的时候,只见门上几个人慌慌张张的来报,说有好几百个人,都冲进府衙门来,现在已把二门关起,请金大老爷就在这里避避风头。金委员连连跺脚,也不顾柳知府在座,便说:“倘若他们杀死外国人,叫我回省怎么交代?”柳知府也是长吁短叹,一筹莫展。众家丁更是面面相觑,默不作声。里面太太小姐,家人仆妇,更闹得哭声震地,沸反盈天。